



位於泰國PP島瑪雅灣(MAYA BAY)的白沙灘，是無數旅人心中的「夢幻海灣」。這片被高聳石灰岩峭壁環抱的海灘，以近乎透明的海水與細白沙灘聞名世界，而真正令它聲名大噪的，則是二〇〇〇年由里安納度·狄卡比奧主演的電影《迷幻沙灘》。電影上映後，瑪雅灣迅速成為全球旅遊熱點，也讓這座原本已經水清沙白的熱帶海島，多了一個「朝聖級」的打卡理由。

踏上瑪雅灣，最令人驚喜的不是電影濾鏡，而是真實景色比銀幕更動人。海水由淺至深呈現出不同層次的藍綠色，在陽光照射下清澈見底，遠遠便能看見小魚穿梭其中。沙灘則白得發亮，細緻得像粉末，赤腳踩上去十分舒服，但並非鬆軟到會整腳陷進去，而是帶有一種扎實感，走起來平穩而清爽。

瑪雅灣近年在全球沙灘排行榜中表現極為亮眼，幾乎年年穩居世界前列。在BeachAtlas二〇二四年「世界百大黃金海灘」排名中，瑪雅灣高居第五位，亦在多項國際旅遊調查中被譽為世界前三名海灘之一，更被不少遊客票選為「世界上最上鏡沙灘」。無論是站在沙灘中央拍攝全景，還是以碧海峭壁作背景自拍，幾乎隨手一拍都像電影海報。

不過，瑪雅灣的美麗也曾因過度發展旅遊而付出代價。大量遊客湧入令珊瑚與海洋生態遭受破壞。疫情期間，當旅遊業停頓，這片海灣終於獲得喘息空間，大自然也逐漸恢復生機。令人驚喜的是，原本罕見的黑鰐鯊開始重新回到淺海區活動，瑪雅灣更逐漸成為天然的鯊魚保護區。

為了保護脆弱生態，泰國政府如今已禁止遊客在瑪雅灣下海游泳。雖然少了一躍投入碧海的自由，但換來的是海灣得以延續它極為純淨的模樣。

 **樂活**  
潘少  
逢周一、二見報

## 在荒地上發夢的人

有時候，人們會太喜歡論斷別人的能力。家中那個最少說話、最不懂幫忙、總是坐在一角發呆的人，很容易被看成懶惰、遲鈍，甚至是負累。可是，現實裏也好，故事裏也好，總有一些人看似什麼都沒有做，卻願意把眼睛放在別人忽視了的地方。

丹麥民間故事《女僕麗娜》裏的艾斯本，就是這樣的人。他有兩個哥哥，彼得和保羅，強壯、精明、能幹，是父親田裏的好幫手。相反，艾斯本什麼農活也做不好，只愛坐在火堆旁撥弄灰燼，或躺在一片荒地上望天。大家都嘲笑艾斯本是沒用的人。

故事的開端，發生在一塊無法耕種的土地。兩個哥哥不相信傳說，偏要把荒地開墾成田。第一年種小麥，第二年種牧草，第三年種亞麻，每一次都長得極好，卻總在仲夏夜被神秘力量踏毀。哥哥們看守失敗，最後放棄，只有艾斯本仍然對那塊地感興趣。

到了仲夏夜，艾斯本爬上一棵老白蠟樹，終於看見真相：天上先出現一條三頭火龍，後來化成三位天鵝公主。她們在荒地上跳舞，而艾斯本偷走了她們的面紗，要求其中一位嫁給自己。最年輕的公主麗娜答應了，並告訴艾斯本，這片荒地曾是她們的家，她們被女巫施咒，只能在仲夏夜回來。

於是，艾斯本的人生從一場凝望開始，變成一場冒險。他得到寶藏，建成城堡，等待婚禮。可是，因為國王不請自來，婚禮被破壞，公主麗娜被迫離去。艾斯本只好踏上旅程，尋找那座在「太陽以南、月亮以西、地球中心」的城堡。途中，他取得隱形帽、神行靴和魔法刀，又得到掌管野獸與鳥類的老婦人相助，最後由老鷹帶他穿過黑暗、水與火，抵達公主麗娜所在之處，打敗女巫，解除詛咒。

這是一個典型「冒險與回家」的故事，只是艾斯本要回去的家，不是原來的農舍，而是他真正應該抵達的地方。他從被看不起的幼子，變成能穿越世界邊界的人。有些人的天分不容易被察覺，但他們往往最會等待、觀察，以及在別人放棄之處，看見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入口。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 當AI開始讀心

看到情緒識別AI應用日趨廣泛，我不由得有點擔心。至少在目前，AI進行情緒識別依靠的仍是對面部表情的分析。是的，一般來說，情緒會表現為表情：眉毛挑動，嘴角抽動，都會透露出我們內心的波動。再細緻一點說，挑動或抽動的幅度、頻率，都可以作為分析的數據，從中窺探出心情之湖正在或即將發生的波動。甚至我們的心念還在轉動，AI就已經預判了心湖之瀾的動向。

心理學家善於通過觀察人的小動作揣測對方內心所思所感。和行為相比，情緒以及作為其外在表現的表情，更難以控制，也就更真實。因此，當我們的面部成為AI分析的對象，AI極有可能比我們更懂自己，並幫我們或別人作出判斷。而這個「別人」，可能是職場中的老闆、課堂中的老師，也可能是隱藏在超市或購物網站攝像頭後的商家，於是，員工、學生或顧客的透明度大大增強，也更容易被「拿捏」。

不過，表情亦有文化差異。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點頭哪怕微微頷首，都表示肯定和讚許，在某些

國度據說卻是「點頭不算搖頭算」。於是，AI從大量數據中獲得的從表情到情緒的推斷邏輯，在特例面前，就會成為偏見。更關鍵的是，表情還有個體差異，有些人自帶喜慶，有人卻是天生的「苦瓜臉」，還有些人煉就了「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功夫。AI如果按老套路讀心，得出的結果很可能是不可靠的。

說回我的擔心吧，其實並不是出於對人類面對AI讀心及其隱私濫用的某種抽象恐慌，而是感到了切身之難。我生來眉間帶皺，自小被

認為心事過重，初識者覺得我過於嚴肅，熟悉後才發現是「偽裝」。我不知老天給我這層「保護色」是何用意。或許，就是為了幫我在AI讀心的時代逃過它的監測？然而，面對「無AI，不生活」腳步愈來愈近，被AI誤判，到底是保護還是傷害，尚是一道難解的方程。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何處望神州

何會與江南的鎮江結下如此深厚的羈絆？南宋開禧元年，六十五歲的辛棄疾被任命為鎮江知府。當時的鎮江扼守長江天險，正是兵家必爭的抗金前線。這位一生渴望收復失地的將軍詞人，在此積極備戰。他登臨長江之畔的北固樓，望着滾滾東流的江水與北方淪喪的故土，滿腔豪情與悲憤交織，寫下了這首名作。自此，北固樓與他的名字緊緊捆綁，成為鎮江這座城市不可磨滅的精神地標。

時隔八百多年，那激昂的文字竟與今天的鎮江足球、鎮江球迷產

生了奇妙的跨時空共鳴。綠茵場猶如古時的沙場，球迷們將「辛棄疾」請上主場看台，作為守護城市的精神圖騰。那句「何處望神州」，不再僅是歷史文卷裏的故國之思，而是化作了捍衛城市尊嚴、寸土不讓的競技熱血。詞人的錚錚鐵骨與不屈意志，就這般鮮活地流淌在現代賽場的脈搏裏，激盪着每一位吶喊者的心。

想到最近新聞中因為世界盃高額轉播費的問題沸沸揚揚，許多人為了資本的博弈、轉播的權限而焦慮。但看着眼前地方聯賽看台上那

幅樸拙卻震撼的巨型畫卷，聽着球迷們為主場榮耀發出的山呼海嘯，我忽然有些釋然。足球這項運動極動人的地方，既在頂級的球星與潑天的流量，更在於那份與腳下土地血脈相連的文化歸屬感。

至於世界盃的轉播，有自然好，但最壯闊的滿眼風光，早已在我們自己的北固樓。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 《哨鹿》

行：乾隆於秋獵大典狩獵殺鹿；平民阿木泰擔任哨鹿人，即利用哨笛仿照鹿聲將野鹿引來獵殺。皇帝與百姓的君民對比；追捕與被獵殺的糾纏心理，兩條主線反映大時代不同階層人等，同樣面對追逐自我命運的困難。

是次演出，浪人劇場有別以往大多數製作善用錄像、戲偶的形式，《哨鹿》於舞台上再設一個長方形小舞台，六位演員以及一位現場演奏樂師，於小舞台上合力演繹現代敘事劇場。演員致力述說西西如何撰寫宏觀歷史故事，而非刻意

扮演和傳達原著內容。由是，角色形象融合古裝形態和現代質感，語言中西合璧而莊諧並重。全體演員各自分飾原著的主要角色，同時亦以群眾身份敘述和評議劇情。演員的默契和整體性強烈，合力呈現了一台具完整效果的演出。九十分鐘演出內容，並沒有深刻傳遞原著的複雜歷史觀，但能建構活潑的「遊戲」狀態，並借助多首昔日粵語電視劇歌曲，映照原著有關內容。

表演者的語言傳達能力甚佳，各人演說台詞的質感十分濃烈，再

配合現場演奏的聲效和簡潔的光影意象，整體藝術合成效果異常飽滿。然而，雖說演員都有豐富的肢體動作，但是形體的動感和動感仍可適度提升，尤其是末段的「射箭」形態，現在只有形而欠神，未能充分展現乾隆的權力慾望和平民的求存心態。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閻惠昌三十而「退」



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首先作開場白，接着由理事會主席賴顯榮作出宣布：在香港中樂團服務了三十年的閻惠昌將於明年樂團踏入金禧五十周年後卸任。翻查資料，香港中樂團一九七七年成立，首場音樂會在當年十月舉行。閻總監指揮明

年新樂季九月首場演出後，將正式離開藝術總監一職。接着閻惠昌發言，從手機讀出文稿以外，還脫稿補充這次請辭已經是第三次：六十歲時第一次、六十五歲時第二次，到前年七十歲時第三次，成功獲理事會接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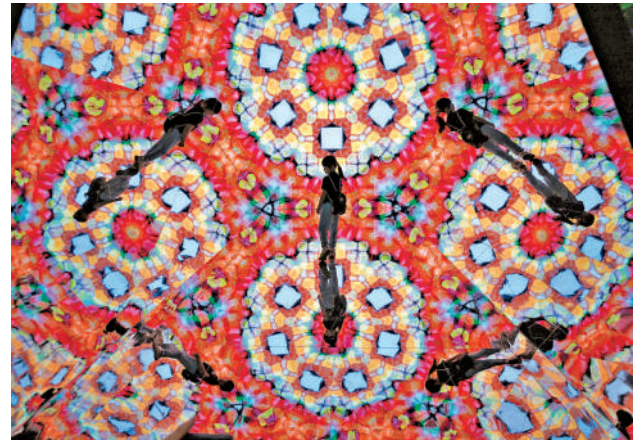
筆者作為閻總監的傳記作者，對所提請辭有所思考。《一位指揮家的誕生——閻惠昌傳》在二〇一三年出版，當時總監五十九歲，沒有即將請辭的跡象。五年後第二次請辭，當時他剛剛獲頒銀紫荊星章，職位也升格為「終身指揮」，同樣看不出請辭意向。

無論如何，正如他發言時最後指出，「卸下藝術總監職務，不是離別……感謝理事會在服務樂團三十而退之際，又委以終身榮譽藝術總監及指揮、藝術委員會主席與樂隊學院院長之職，繼續與大家並肩同行。」

感謝閻總監繼續關心香港中樂團，也祝願藝術人生道路更趨燦爛。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 走進新加坡國際藝術節



五月十四日，參觀者在新加坡國際藝術節媒體預展上觀看藝術裝置。

主題為「藝起來玩！」的二〇二六年新加坡國際藝術節正在舉行。

 **寰宇採聞**  
逢周一見報

## 「配合面談」

大學有同事Z沒通過人事評估，無法續約，她憤而上訴，指控系裏「歧視」。大學因此展開調查，請了波士頓一家律所的律師到校和有關人員面談，了解情況。我也「有幸」接到邀請，於某日某時到人事部門「配合調查」。

我是第一次參與此類工作，心中無底。那日下午天空陰沉，雨雲將至。看到前一位同事談完離開，我走進了房間。一位三四十歲的白人女子坐在桌邊等我。坐下後稍作寒暄，她就開門見山說明來意，表示這次的調查僅是「探索」，並不意味着一定會打官司。她還徵求我的意見，面談是否可以錄音。我詢問錄音的用途，她說只是提供給校方作為參考。不過，如果真的打官司，這些錄音帶來可能會被法庭徵用。她只對客戶，也就是校方負責。我表示不希望錄音，她可以做筆記。

面談開始，律師一邊發問，一邊在

手提電腦上記錄。她詢問我與Z結識的經過，我對Z跟系裏同事的關係有何了解，我是否覺得存在歧視情形。我實話實說。本來面談預約了兩個小時，結果半個多小時後就完工了。最後，律師告訴我，我既非指控者，也不是被指控者，她了解完情況後基本就沒我的事了，但內容需要保密。她接下來會整理筆記，大概今年六七月給校方提供最終報告。我聽得暗暗舌，這個調查的時間、金錢成本可都不低。

學院中人碰到飯碗要被敲碎、品行受到質疑，自然不會坐以待斃，拚個魚死網破的先例也發生過。所以我同情生計岌岌可危的同事，願Z有個好結果。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